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常言道
第十一回 自汛將軍無藥可治 脫空祖師有法難使

《西江月》：刻薄以為能乾，奸刁乃算玲瓏。為人忠厚欠年凶，時下別名無用。

稱他十年鴻運，使我片刻威風。看來總是一場空，堪歎浮生若夢。

話說錢士命被殷雄漢擒住，恨不得一拳打死，心中著急，忙叫軍師救命。那殷雄漢正要下手，只見香口呂強詞口中唸唸有詞，身邊放出歪絲，殷雄漢跌倒在地，密層層纏繞在身，弄得縛手縛腳，一些也不能動彈。錢士命道：「你如今尚不還我這一個金銀錢麼？」殷雄漢道：「我曉得你什麼鳥錢？你向人索取，也要有個道理。你仗了呂強詞的伎倆手段，欺人太過，別人怕你，俺殷雄漢不怕死的。」錢士命吩咐軍師，把歪絲用力繞起，將他咽喉逼緊，纏得渾身扁扁伏伏眉不能揚，氣不能吐。此時殷雄漢氣短，看看將死，錢士命向呂強道：「此等人不可留在人間，何不早滅其跡。」遂於大月田內掘地三尺，錢士命把殷雄漢提得起，放得下，活活將他埋沒泥中。殷雄漢自己耕種心田，在家無事，一旦遭錢士命之手，死於非命。正是：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錢士命同軍師重進破棧中，尋覓金銀錢，仍無蹤跡，便上了馬，對呂強道：「殷雄漢雖死，賈斯文和金銀錢仍無著落，如之奈何？」呂強道：「賈斯文想來與李信、時伯濟是一流人物，拿了一個，那兩個就有著落了。」錢士命道：「我久欲滅此李信，追捉時伯濟，如今須要四面尋拿。我與你回去多遣幾個人，著他用心細訪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走，正走之間，只見半空中，曜日增光，金盃銀甲，圓面方眼，明晃晃落下一個人來，厲聲向錢士命說道：「俺乃上界金銀錢福神是也。專管人間子母金銀錢，操予奪之權。俺在前世寺化僧手中收取一個子錢，付你暫時執管。」錢士命接在手中，同呂強納頭便拜，站起身來，那尊神道就不見了。錢士命道：

「這個子錢原是我的故物，自從那日付與萬笏做押之後，不知去向。」呂強道：「從那裡得來的？」錢士命道：「這錢是時伯濟落在海中，我將母錢引來的。今幸錢神有靈，還我故物，但不知母錢今在何處。」呂強道：「拿了賈斯文，自有金銀錢下落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已到孟門邊。錢士命踱進來，到自室中，坐在稱孤椅裡，把子錢細看，心中暗想：「那得這個金銀錢再大些好了。」心未想完，忽見那金銀錢登時大了。立起，宛如月洞一般。這錢眼之內，竟可容身。錢士命看見，歡天喜地，手舞足蹈，在這錢眼中鑽來鑽去，還筋斗耍子。身子正在眼中，不覺漸漸收小，忙將身跳出。那金銀錢已變小了如故。錢士命道：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果然是個寶貝。」隨即藏在庫中，一心又想那母錢，無日不同呂強詞商量要去滅李信，訪拿時伯濟，追捉賈斯文，圖得母錢到手。朝思暮想，他那裡曉得，兩個金銀錢都在他家中，自然財多身弱。

忽一日，錢士命霎時肚腸痛，自己不知胸中脂肝百葉怎生在裡面，一雙眼睛反插在頭骨內，來往人頭，多不認得。妒嫉卻不在他心上，錢百錫又不在家中，只有兩個睦炎、馮世在旁服事照看。但見錢士命露出胸前良心，發現心頭推起一團，形狀色澤，宛如炭團無二，不曉得他生的是什麼外症。正在毫無主張時候，門前來了一個搖虎撐的，肩背著葫蘆，就是從前醫過丐詭的說嘴郎中。睦炎、馮世忙請了他進來，陪他到自室中，看了錢士命的病症，說道：「我有上好膏藥，貼之可以立愈。快拿一盆炭火出來。睦炎、馮世撥出一盆火來，擺在中間，他便在葫蘆內倒出藥來，在炭火上熬成膏子，取出一塊，七歪八扭的歪擺佈，攤成一個火熱的膏藥，擱在錢士命心頭那一塊炭團相似的患處。誰知錢士命的皮膚老結，熱膏藥一時竟有些擱不上。那郎中將手按住，不多時，錢士命就開口說道：「先生，我腹內的心好像不在中間，隱隱在左邊腋下，不知此種膏藥可擱得好否？」那郎中道：「我是外科，只會醫皮，那裡面的病症須要請內科醫治，我是不懂的。」錢士命遂吩咐睦炎、馮世，將錢三分、七銅八鐵的銀子，封了一封，送與那郎中。

那郎中就當面拆封看了一看，道：「我不要謝儀，只要借你府上的金銀錢一看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你要看金銀錢，此時不便，須得我病體全愈時，然後拿與你看便了。」郎中聽說，只得背上葫蘆出孟門而去。那睦炎、馮世兩個商議，到各處去尋訪內科，尋到了沒逃城外，有一個姓熊的，無名無號，順口兒叫做熊醫，不去人的病，不傷人的命，請到家中，看了錢士命的心頭，診了脈息，告知腹內的緣故，那熊醫道：「將軍貴體定然未病先服藥，一向調理用何藥物？」錢士命用手在拂鼠繡褥底下拿出一個九方來，遞與熊醫道：「先生請看。」那熊醫接過手中，冷眼斜視，但見那九方上開著：爛肚腸一條，欺心一片，鄙吝十分，老面皮一副。

右方掂斤估兩，用蜜煎砒霜為丸，如雞肉月音子大，空湯送下。

那熊醫看完，向錢士命道：「此方叫做一定滋生丸，將軍這病就從平素調養上得來。日積月累，病根已深。醫家治病，從來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將軍的病在心裡。自古道，心病還將心藥醫。我有個老方法，可以治得此病。但恐將軍胃口不對，喉嚨中一時嚥不下去。要用：好肚腸一條，慈心一片，和氣一團，情義十分，忍耐一百廿個，方便不拘多少。

再用鷲汁一大碗，煎至五分。這叫做一帖平穩散，方便可服。將軍，你自家有病自家知，急將此藥方好好治，或有轉機。

倘再因舊，將來病成，沒藥醫了。」熊醫開完方子，辭別而去。

睦炎、馮世忙亂，勉強配齊藥料，就在那一盆火上，煎好拿一隻假磁杯盛了，遞與錢士命。錢士命接來呷了一口，果然胃口不對，嚥不下喉嚨，登時嘔惡，吐了滿地。遂將舊存丸藥吃了一服，喉嚨中便覺滋潤，因此仍服舊藥，又服了幾天，初時腹內的心，尚在左邊腋下，漸漸的落將下去。

忽然一日，霎時泄瀉，良心從大便而出，其色比炭團更黑。

錢士命著急，叫睦炎、馮世在外邊訪問名醫，有能治得此病，願將金銀錢一個作謝。這個風聲吹入脫空祖師耳朵內，他便離了鑽天打洞，帶了石灰布袋，駕起雲頭，來到獨家村孟門邊站住。睦炎、馮世看見問道：「祖師何來？」脫空祖師道：「聞得你們將軍心不在肝上，我有移東補西之術，管教他病體登時全愈。」睦炎、馮世稟知錢士命，出來說道：「將軍說要與祖師言明，若治得好，自然把金銀錢作謝。否則莫怪我們將軍。」脫空祖師道：「我的法術無往不驗。」遂領他到拂中廳上坐下，就於拂中廳內結起一個海外奇壇，上邊供著一尊騙神財佛，桌上排列木豬木羊一對，居中空架子一座，上插極畫尺一根，十煉劍一把，離旗一面，中間擺了一個穩瓶，將錢士命大便中落出的黑心裝在瓶內，旁邊豎著一根棒槌接的幡竿，掛起藍幡一對。他頭戴泥箬帽，身穿紫蓑衣，先念了一卷累助經，然後請出錢士命，撥了一隻有主椅，坐在壇前，將一個炭箕帽子戴在他頭上，哈口氣把錢士命的頭皮攝了下來，放在穩瓶內，研了椒醬，同黑心拌和，又將一個泛供盛了穩瓶，脫空祖師頂在頭上，左手伸開花手心，右手仗了十煉劍，解開石灰布袋，蘸上石灰，指東畫西，畫了滿地石灰，口中說出天書，唸唸有詞，做出平時偷天換日的手段。但見錢士命好像困來當死的模樣，頭不搖，眼不殺，欲要將瓶中的黑心弄軟，從頂門裝入裡面。

那曉得錢士命天生老結，不能輕易容納。祖師一時失手，泛供跌穿，穩瓶打碎，一跤跌在地上，身上石灰沾了一屁股，兩脅肋。錢士命叫道：「我頭腦子漲，快把帽子除了下來。」脫空祖師見破了他法，立起身來就把炭箕帽子替他除下，說道：「將軍尊體真是無法可治，只好帶病延年的了。我如今也不想金銀錢作謝，只求借我一看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你的法術無效，我的金銀錢也不用看了。」脫空祖師聽說默默無言。他來時原想金銀錢到手，所以為他設法。誰知法術不靈，看也不能看一看，他懊恨而去了。

錢士命看見脫空祖師去了，遂走進自室，向呂強詞道：「脫空祖師原是個邪術，徒然作法，那裡治得好我的心病，倒弄得我頭腦子漲。我如今要問軍師，你的法術多端，可有甚法兒治得此症？」呂強詞道：「將軍不問小道，小道不敢妄談。將軍若問小道，小道倒有個絕妙的現成方兒在此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什麼現成方兒？」呂強詞道：「這個方兒，就是熊醫所說的，心病還將心藥醫，眼前道理，他一時悟不出，故能說而不能行。

將軍你是中心不足，將軍的黑心尚在，何不用安心丸一九，軟口湯一盞，同黑心服下，只要把那心窠填滿，病體自然痊癒。

這豈不是絕妙的現成方兒。」錢士命忙吩咐睦炎、馮世備辦藥物。睦炎、馮世道：「那黑心可要將他洗一洗？」軍師道：「不

可。若是洗了，將軍就嚥不下了。即使咽得下去，亦不能仍歸故處。」眭炎、馮世即便端整安心丸，煎好軟口湯，把黑心一齊擺在錢士命面前。錢士命要緊自己病好，拿來一口吞下，但覺那黑心，從喉間一滾，直溜腋下，橫在一邊，外面腋下皮上仍舊起了一個塊。眭炎、馮世用手輪挪，再挪也挪不散，竟似鐵鑄的一般，堅硬異常。錢士命此時倒覺得身子寬鬆，胸中爽快，向呂強詞致謝道：「軍師妙法，果然比眾不同。我如今依舊踢得槍，使得棒，一心只想這個金銀錢，總要滅那李信，訪拿時伯濟，追捉賈斯文。軍師你有何高見，可遂得此心。」

呂強詞道：「一些也不難。將軍一面自己領兵，剿滅李信，一面多著幾個豪奴，四處訪拿時伯濟、賈斯文。待小道作起法來，管教一鼓而擒。」錢士命遂吩咐幾十個豪奴，向各路分頭而去。

他自己騎上拂怕玉馬，手執一技拂擔叉。眭炎、馮世跟隨呂強詞，在後領了一支兵，離獨家村望前進發。正是：煩惱不尋人，自去尋煩惱。

不知錢士命此去何如，且聽下文分解。